

藝術獎科學編

沈起鳳

現代

藝術科學論

沈起予譯

上海現代書局印行

藝術科學論

我將此勞作獻給

我的勇敢的朋友

及戰友

勒翁·拉比諾維茨

(Leon rabinowicz)

——伊可維茨——

譯 者 序

本書係譯自 Marc Iekowicz: *La Littérature a la Lumière du Materialisme historique*. (Paris, Marcel Riviere 版, 1929 年。)從原文直譯出來，是“史的唯物論之光下的文學”。

讀者諸君於原作者的序文中，可以知道本書之成立及目的，現在祇將我對於本書的意見簡單地說兩句。

此書於前半部中將觀念論的藝術觀，及泰因 (Taine) 的藝術觀詳盡地批評，於後半部中從

史的唯物論來重新地批評過去的作家與作品，這無疑地是最近在文學的領域內之最有體系最充實的一部理論書。

其次是作者承認胡羅易德的學說在解釋作家的個人的氣質，欲求等是極有用的。所以作者對於認識文學的方法，是分爲三段，即第一段是個人，第二段是社會，第三段是生產關係，經濟的構造，階級的分裂等。

作者在書中取了胡羅易德的學說，在我以爲有兩種不可看過的作用。我們知道超現實主義（Surrealisme）的運動是發祥於法國，而超現實主義的立脚地，即是站在胡羅易德的精神分析學上。作者直接地承認胡羅易德學說之可以爲認識文學之一要素，間接地即排斥了Andre Breton, Louis Aragon 等之純粹的藉助精神分析學說來解釋藝術的主張（我們雖然知道超現實主義中亦有派別的不同）。其次就是 Freud 的精神分析學說，不特在心理學上有許多的貢獻，而馬克思主義能攝取精神分析學與否，現在亦復成爲國際的

學者間中之一課題。Jurinetz, Deborin, Thälheimer 等都在“馬克思主義之旗下”(Unter dem Banner des Marxismus)雜誌上表示反對的意見，但 Reich 等復在同雜誌上復發表出“辯證法的唯物論與精神分析”的文章以表示出兩者並不衝突。

總之本書的作者，在文藝與社會之間插入作家個人的因子，而且不把社會作為文藝的基礎而僅作為一個重要的因子，都是因為他承認了胡羅易德學說的原故，讀者不得不把此點明白地認清。疑問在此，值得研究的亦在此。不過第二部中，除第四章而外，都是站在史的唯物論來適用文學，並不會分析作家個人，亦不會插入胡羅易德的學說。

總之我想讀者諸君定能在此書內攝取不少的知識。

本書中有一兩處係李蘭君為我譯出，而且得她詳細地為我把譯稿校閱一遍，所以在此表示一個謝意。

沈起予序於上海。

著者序文

單只此小小的試論之表題已足以引起許多的疑懼，許多的批難，與許多的批判罷。究是如何呢？文學與史的唯物論豈沒有一些共通之處嗎？人們豈願意將理想之光輝的領域，最高雅的與最崇高的人間之幻夢與靈感等之嚴密地依存於悲哀的殘酷的現實之事曝露出來，以使它們降下隨落呢？

這種意圖與我們相距得很遠。將理想之領域隔離於何等理論之狹窄的框內我們是不願意的；我們也不願意想着要對於理想，否定其在人類之前進上的任役。但是我們所欲證明的，乃是最崇高

的觀念時常是由腦髓中所迸出的，物質時常是決定形式的。而且最純潔的百合總是在多泥的土上開花的，同樣地理想時常是出現於現實之深底而且構成了其直接的與即時的發露。如此藝術，其頂端浴於理想之雲中，是建立於現實之確固的基礎上的。人類之精神之最高的表現，它的深根也是在經濟的及社會的生活之中。

極多的有智識者現在尚且——即是在最卓越者之中——不願意承認這種簡單的真理，將那昔日的陳腐之言頑強地返覆着——精神呼吸於其所欲之地，理想不受現實之任何強制，等等……人們豈沒有聽着許多的聲音宣言藝術與社會生活並無何等共通之處，反之它乃是依從它自身之發展法則的嗎？即是在學者們的世界中，此奇怪的誤謬常是如女王般的支配着。如此，我們在亨利·色氏（M. Henri See）的獻給史的唯物論之最近的著作中，讀着以下的話語——“其次，精神呼吸於其所欲之處。我們有負於沙士比亞之天才的並不是由於以麗沙伯時代之經濟的開花，而且也不是

由於“大王”(路易十四世——譯者)之宮底的崇麗而產生出了莫利哀與拉辛這等人。”(註)

像這般的見解，一定能得着一般之同意罷。但是在經濟的及物質之物在其他的一切之上佔着優位的我們的世紀中，而去相信與人生完全分離的精神與絕對的而且永遠的理念，這是如何奇怪的一種錯誤哦！

認為科學的探究之方法的史的唯物論之決然的同道的我們，在本書中從事於在理想之領域中的它的應用。如此，我們希望以我們的薄弱之力，將獻給意識形態的上部構造之馬克思主義的研究之幾乎完全缺如的這種可嘆的缺陷，能夠至少得到部分的滿足。

自從卡爾·馬克斯將史的唯物論之最初的法則定式化了以來，七十年的歲月已經流逝了，而且從那時以來，此新方法之在社會的，歷史的諸科學之領域中的應用雖然益漸增加了，但是意識形態

(註) H. See: 史的唯物論。巴黎，1927，Giard版，九二頁。

之研究幾乎是完全被閑却了。如此在此學說的反對者之中，有一種覺得藝術之領域成了史的唯物論之Achille的踵（只有此處是能被傷之處——譯者）的見解擴張起來了，即是在歷史或政治上承認了其應用的人們，論到它在藝術上的應用却甯可表示狐疑。因此，我們所敢深入的，幾乎是一人跡未到之地，我們所企圖的我們的研究，也是在一不知之土地 *Terra incognita* 上。我們所知道的，由史的唯物論之觀點來研究藝術即或是文學的著作（除了新聞與雜誌上的論文以外）在法文中是沒有。因此願此小小的試論至少對於其後的探究應從之道，能夠指示出來。也願它能夠照亮，即使是一點微弱之光，史的唯物論之陰暗的一隅。

“貪求過多者，一物不得獲”的這一句古諺是說得正對的。因此之故，我們僅將自己單限定於文

學上，對於其他的藝術，祇不過一接觸而已。然而我們在本書的開端，也不能不作一一般的枝葉之話，因為爲要理解史的唯物論之方法在藝術之說明上所能演的任役，就有預先停留於此人們益漸稱爲藝術科學 *La Science de l'art* 之科學上，而說明其目的與方法之必要的原故。這句話的對照，科學與藝術在最初彷彿要使我們不愉快一般；但是這對於努力於要說明藝術之種種的表現的科學，是最正當的名稱。

因此我們將藝術之科學置於新的基礎之上，在那裏提案史的唯物論之方法的應用。但是這真實地是必要的嗎？以前的方法不適宜於對我們說明藝術嗎？我們研究它們，就看出它們不是充分的不完全的。

因此，本書的計劃分解如此——在第一部中，我們要分析觀念論的，社會學的，胡羅易德的，馬克斯的這四種藝術科學之方法。在第二部中，我們要在史的唯物論之光下來研究文學，要看出小說，戲曲，以及詩歌是如何地反映諸民族之經濟的及

社會的生活。在最後我們要檢討文學的創作之機構。

“不好的序文更加長了不好的書籍”，毒舌家 Vauvenargues 如此說過的。因此我們就速急將它終結了罷，祇是在盡感謝的義務上還要稍費幾句話。

本書乃是數年前在日內瓦智識階級的集會中，從我所嘗試的一羣講演中，產生出來的。在我的試論之後所有的那種情熱的豐富的討論對於其後本書之完成是最有興趣而且最有實力的。因此，本書可稱爲是集團的作品。我攬着此機會，以向着現今散在全世界中的我的朋友們，表示我的最親愛的追憶以及我的感謝之念。

我決不會忘掉“世界雜誌”（Monde）的編輯長 Augustin Habaru 氏所給與我的助力。精神銳利深刻的他，在文藝批評中尋求新的道路，並

且又熱烈地支持着在這一方面所有的一切的努力。他對於我從來不曾吝惜過他的貴重的助言與鼓勵，而且我在這困難而精細的任務上對此也是非常之必要的。

最後，我要感謝在本書之出版的技術的許多困難上，給了我不倦的助力的親愛的朋友 Benard Kwal。

一九二八年十月日內瓦·鄉柏爾。

目 錄

譯者序.....	1
著者序.....	1
第一部 到藝術科學之路.....	1
第一章 觀念論的藝術觀.....	7
第二章 社會學的藝術觀.....	19
第三章 胡羅易德的藝術觀.....	41
一 幼時的性的本能	
二 無意識與禁慾	
三 夢	
四 藝術	
第四章 馬克斯主義的藝術觀.....	81
第一部之結論.....	105
第二部 文學上之史的唯物論的應用	

第一章 小說論·····	109
一 魯濱孫漂流記·····	123
二 浪漫主義革命與巴爾扎克·····	180
三 居思達夫·弗洛貝爾·····	149
四 耶米爾·左拉·····	172
第二章 演劇論·····	187
一 莎士比亞·····	195
二 大革命前之法國劇·····	201
三 小仲馬·····	210
四 易卜生·····	219
第三章 詩論·····	227
一 社會詩·····	233
二 蘭波·····	242
三 全一主義·····	250
四 未來派·····	259
第四章 文藝創作的機構·····	267
結論·····	284
附錄	
文學的天才與經濟的諸條件·····	291

我們站在一個藝術作品的前面而欲從科學的觀點去研究它時，則我們的前面有兩種不同的路。從一條路去時，如果這個作品是彫刻，則我們能記述這個作品，如果這是詩歌，則能給出它的內容的本質；我們這樣地作出敘述來，而這種純粹外形的記述的總體，遂構成爲藝術的歷史。從另一條路去時，我們能夠研究這個作品的根底，即是說能夠探求什麼是它的社會的或個人的起源，怎樣的思想引導着它的製造者，它的意義，它與社會環境的關聯，它之對於公衆的效果等是什麼；我們像這樣地